故乡情怀

北岸烟火

□邵红梅

“咱们去北岸看看如何？”老公试探性提出出行线路。

“北岸有什么可看的呀？”我提出疑问。

“听说‘靓淮河’工程把淮河两岸打造成‘堤固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、人和’的城市中心公园。北岸地广人稀，可塑性极强，修建得相当不错！耳闻不如眼见，走！看看去！”老公语气坚定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视频号看到过关于“靓淮河”风景区建设的影像，于是，欣然前往。

我们所说的北岸，是淮河蚌埠段北岸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穿行蚌埠而过的淮河，是蚌埠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线。北岸，虽然也属于蚌埠辖区，但那里多是村镇和农田，鲜有工厂和商业区。生活在北岸的居民，相对南岸的市民，生活条件有些差距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蚌埠三院上班。一晃多年过去，蚌埠的变化之大超出我的想象。龙子湖风景区自不必说，那是每次回蚌埠必去的地方；张公山公园、禾泉小镇、白乳泉、禹王宫、湖上升明月

等也是时常光顾的。唯独北岸，二十多年来从未涉足。

越过朝阳路淮河公路桥，便看到北岸河堤上绿意盎然、郁郁葱葱，沿岸楼房错落有致，一改我记忆中北岸的模样。来到堤坝上，看到悠闲的市民在草坪上搭起帐篷，帐篷前的小桌上摆满餐食饮料，家人围坐一起喝茶聊天，几个老人在帐篷下悠悠打着麻将；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闹，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许是认错了人，跑到我身后拽住我的裙摆左右晃动躲猫猫，年轻的母亲赶紧过来拉住小女孩的手向我道歉，我弯腰抚摸下女孩的羊角辫，笑着说这孩子真可爱；坝上居然有个篮球场，那个跃起灌篮挥汗如雨的少年怎么如此眼熟，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家的儿郎？在哪里见过？我在脑海里努力搜寻着……一旁的车道上，几个少年骑着单车说笑着“嗖”地一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，带出一阵风。

走下坝堤，亲水岸边有几个垂钓者，我走近一位花白头发的钓者身边问：先生，收获如何呀？钓者嘴含烟卷，

猛吸一口，然后慢慢吐出烟雾，扭脸斜视我一眼，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：还不错！然后示意我打开鱼桶看看。我刚打开桶盖，一条四五寸长的鲫鱼突然“噌”的一声跃出水面，接着“咚”的一声落入水中，溅起满桶水花。这一跃一落猝不及防的声音，不仅惊了桶内的鱼，也着实吓我一跳。稍许，桶内安静下来，仔细一看，桶内白花有七八条鲫鱼和鲢鱼，我不得不得赞叹一声：“哇！收获蛮大呀！真是垂钓高手！”钓者乐呵呵说：“嗨！退休了没事做，也就图个乐！”我说这爱好好呀！怡情养性，还能改善伙食！钓者“呵呵”两声突然戛然而止，原来水面上的浮漂动了……

缓步走在亲水栈道上，栈道旁水草丛边几只野鸭在游玩，它们不停地钻到水下然后浮出，像是比赛谁在水下憋气时间长，动作反复，仿若几个顽皮的孩童在尽兴玩耍。我们驻足，目光集中到野鸭身上，欣赏着这份野趣。也许觉察到有人注视它们，野鸭们安静下来不再游动。片刻，见我们移步离去，它们便继续游戏。这时，一列绿皮火车从淮河大铁桥

上鸣笛驶过，我拍了视频发朋友圈。不一会，手机响起。是好友韵儿打来的：你回来啦！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！你现在在北岸？原地不要动哦，我马上来接你，晚上在我家吃饭。今天上午我老妈在河岸边采了些野菜，我知道你好这口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机不可失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喽！

韵儿一口气说了好多，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：“站着别动，向北看，看见没？高楼耸立的地方就是我在的小区。”

韵儿语速飞快，连珠炮似的不容我插话，命令式的语气没有丁点儿商量的余地。我回头一看，不远处果然有一片高楼耸立。“你搬到北岸了？”我疑惑。“是啊！北岸多好多呀！小区环境自不必说，面水而居，每天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波光粼粼的淮河，出门就走进堤坝公园，一年四季风景不同。这可比我市中心的房子舒适多啦！北岸的独树岛金沙滩去了吗，那也是一景哦！”我说还没呢，这不等着你带路嘛！韵儿“咯咯”笑着说：“必须的！”

不知是因了韵儿的热情，还是野菜的诱惑，我爽快地答应了韵儿的邀请：“听你的，今晚就到你家——饭！”我特意在“赴”字上拖音并加重语气。两位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迎面而来，擦肩的那一刻，她们不约而同放缓脚步侧目于我，睁大双眼相互对视，双双捂嘴笑着快步远去……

生活记事

一个甲子的友谊

□梅 雯

我记得在1992年的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看春晚，节目播放到一个叫《瑞雪》的舞蹈，当显示演员是杨丽萍时，母亲开始喃喃自语，也不知杨丽萍现在在哪里，也不知过的怎么样？在以后的每年春晚，只要看到杨丽萍的舞蹈，母亲都会重复那句也不知道杨丽萍在哪里、过得怎么样的话。我工作以后，母亲偶尔会在我的面前提起，如果能遇见你杨阿姨就好了。我对母亲说，等我有时间开车去定远县公安局户籍中心查一查具体住址，我再送你去和杨阿姨见面。虽然是这么打算的，但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柴米油盐，忙得我找不着北，此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。

2022年初春的一个晚上，饭后无事的二姐在家刷抖音，不经意间刷到了一个这样的视频：寻找同学，葛云珍是我蚌埠水利电力学校的最好同学，1962年分别后时时想念，原家庭住址是怀远县河溜乡葛圩大队沟西小队，如若知情，请告知我，不胜感激，当即拜谢！并附一张母亲读书时的照片。二姐一看，这寻找的人不正是母亲吗？寻找母亲的人应该就是母亲常常提起的杨丽萍阿姨。旋即母亲和杨阿姨联系上了，接通

视频电话的那一刻，两人也都激动得泪流满面，那一夜她们都没睡。

此后母亲和杨阿姨每天必相互问候、聊天。母亲说，记的1961年冬季，由于家里缺吃少穿，她只穿了一个衬裤，冻的牙齿碰的咯咯响，是杨阿姨把自己卫生裤脱一条给她穿，她才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。杨阿姨说，母亲把学校发的每一样东西都与她分享，使她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不再饥饿。原来真正的友谊并不是索取，而是记着对方的付出和对她自己的好并感恩对方。

虽然一直能够视频聊天，但母亲还是想到炉桥镇亲自见见杨阿姨。我也一直想帮母亲完成这个心愿，但由于疫情防控，不是怀远县处于封控中就是定远县处于封控中，当都解封时，单位又规定不准出蚌埠市，所以去炉桥镇一事一直没有成行。

直到2023年4月29号，单位公布了“五一”放假时间，我立刻给母亲打了电话，说明天去炉桥镇看望杨阿姨。母亲非常高兴，电话中都能听得出。第二天我开车载着母亲在高速上一路行驶。母亲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沉默不语，从1962年分别到2022年第一次联系，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了，此刻谁又能

体会母亲的心情呢。

按照杨阿姨发过来的位置，用高德地图导航，车快速无误地驶到了炉桥镇。刚接近杨阿姨家就远远地看到杨阿姨在门口的路边张望，为了迎接我们不知在烈日下已站了多久。母亲很远处就认出杨阿姨。一下车，母亲和杨阿姨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二人怦然泪下。也许当时只有泪水才能表达彼此的情感。杨阿姨挽着母亲，母亲扶着杨阿姨，两个加起来160来岁的老人，跟跟踉踉的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向家走。

饭后母亲和杨阿姨坐在一起聊天，从学校的学习、生活到同学、老师，她们一起回忆着那段属于她们的青春，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她们的情绪随着她们所聊话题的变化而变化。据了解班里的同学后来政府都安排工作了，杨阿姨在镇政府上班，但母亲由于家庭原因，不但没有安排工作，还受到了批判。她们一起慨叹着这些年命运的不公、生活的艰辛、人生的无奈和世事的无常。

傍晚母亲和我起身告别，杨阿姨盛情挽留，由于母亲不放心一人在家的父亲，便委婉地推却了。道别时，杨阿姨千般不舍，趴在车窗前，一遍又一遍地问下次什么时候再来。我说，杨阿姨，放心吧，我保证每年都送母亲与您相见一次。车已走远，扬起的尘土灰蒙蒙的一片，但通过后视镜依然看见杨阿姨在驻足远望……

有人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，长时间不联系就淡了，可我认为真正的友谊像酒，越存越香，就像母亲和杨阿姨这一个甲子的友谊。

投稿邮箱：
4034444@126.com

诗 歌

偶遇天河

□潘 银

天河的泥土，肥沃
如若不做泄洪区
总会有丰收的喜悦
说起萝卜有娃娃的胳膊粗长
眼神里有着回忆
语言中带着回味
白露为霜尚早，不需要光线
蹲在泥土里，就能聆听
稻谷低垂的声音
黄色玉米的爆浆
蓝色牵牛花的缠绕
一如既往，孕育的希望
正从厚植着的坚实底气中
侃侃而谈

夏风不弃，秋虫不鸣
但早晚的秋凉已有肌肤之亲

蜿蜒之处，几只奶狗
清澈的眼睛，看着来人
娇憨地转身躲进废旧的车底
不为阴凉，只为逃避被打扰
行走是一连串的休止符
人生局中，总有破局的冲动
是否有望已无关联
一些凉意在天，一些凉意在心
倒满的酒，一敬一倒一仰醉
欢畅入肚，燃烧的火
不足以停滞回程的脚步

秋 天 (外一首)

□郝 洁

梦幻的金黄
雨在云朵里赤着脚
迎着山野清凉的风
一朵桂花
落向地眉宇的朱砂
醉了山的浅酌
水的细语
金柳婷婷
像炊烟里的一朵乡愁
那是谁的新娘
比秋露美丽的新娘
石榴又红，桂花又香
迷离的夜，一轮悬月

挂满相思的秋

山溶化在水中

月亮山
从湖水的边缘爬上来
一朵雪，落着
远方，草原上
古老的乐曲
浮在草尖上，轻盈飞扬
谁又把相思融进月色
回眸间
桃花依着春风，又笑

高山流水 (外一首)

□年福永

我想拥抱长河
弹拨一曲高山流水
心中的熊熊火焰
淡化在波涛中

心如大海

我想踏过山峦
大地就在我的脚下
胸中涌动的豪情
倾听漫长的回响

心如大海
鸡零狗碎便会跑远
爱情和事业的风帆驶来
承载着幸福和荣耀
心如大海
容得下江河和溪流
容得下万物与苍生
善缘在不知不觉间结识
心如大海
任凭惊涛骇浪，波涛汹涌
也会稳坐钓鱼船
不慌不乱，不紧不慢……

是呀
水的妖娆
山的巍峨
最终都会化作
英雄和美人的风花雪月

蝉 蛻

□宋在侠

高粱地，如火焰般的炽热
燃烧在头顶
仿佛看到了一朵朵小花在开放中
空气中弥漫着高粱成熟的醇香
那是大地对勤劳者的馈赠

在秋风中摇曳生姿
我如蝉般
在岁月的长河中蜕变
每一次振翅
都是对生命的赞歌
而大地，则见证着这一切
每一块土地
都镌刻着生命的痕迹

我的目光所及
一朵野花悄然绽放

触景生情

秋蝉鸣新凉

□单永斌

子，是蝉的大家族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。秋蝉体型较小，背部呈青灰色，叫声起伏婉转，不像夏蝉的叫声单调刺耳，令人心生烦躁。夏末秋初，树叶还是那样青翠茂盛，秋蝉借助它们的掩护，趴在树枝上尽情地歌唱。也许它们知道属于自己的

日子已经不多，俗话说：“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”而秋蝉的一生大多是在泥土的黑暗中度过的，春末夏初它们才钻出地面，躲过了天敌的猎杀，才“金蝉脱壳”破壳而出，风餐露宿，飞行在树木丛中，振翅而歌，它们歌唱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，

它们用歌声感谢大地孕育了自己的生命，它们感谢阳光雨露，感谢树木丛林，感谢这繁华的世界。

时光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匆忙忙，昨天还是夏日的繁华，今天已是初秋的清涼，“听鸣蝉。此听悲无极。……”初秋蝉鸣是热烈的，但初秋蝉鸣似乎又是悲切的，与其说是秋蝉鸣唱出清涼，不如说是初秋的清涼染淡了声声蝉鸣。

秋蝉鸣新凉，夏去秋来，声声蝉鸣带来了凉爽，也带来了收获，带来了秋天的五彩斑斓、瓜果飘香，让我们一起，在这阵阵秋凉里，聆听秋蝉的鸣唱吧！

花之美
章治洋
摄